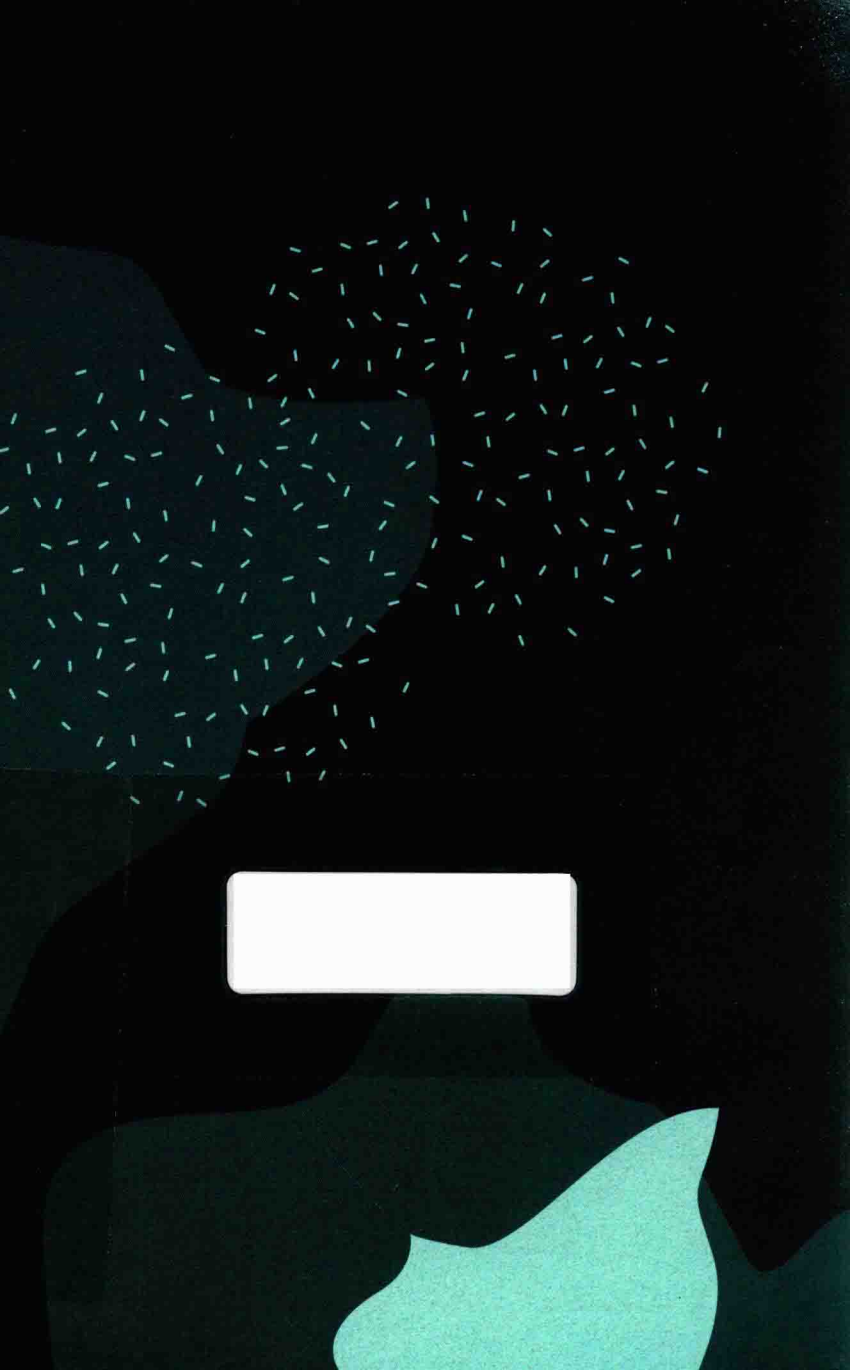




「法」安东尼·帕耶——著 高原——译
Et il me parla de cerisiers, de poussières et d'une montagne

他跟我聊到
樱桃树、灰尘以及一座山

Antoine Pige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跟我聊到樱桃树、灰尘以及一座山 / (法) 安东尼·帕耶著; 高原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0

ISBN 978-7-5596-0962-5

I. ①他… II. ①安…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4487号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7-6353

Published originally under the title "Et il me parla de cerisiers, de poussières et d'une montagne..."

©2014, Pocket, un département d'Univers Poc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Univers Poche,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他跟我聊到樱桃树、灰尘以及一座山

作 者: [法] 安东尼·帕耶

译 者: 高原

责任编辑: 谢晗曦 夏应鹏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85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6.5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962-5

定价: 3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走路。

“卢西琉斯¹，我们害怕的东西
比真正能伤害我们的东西要多得多。”

《给卢西琉斯的信》，塞内卡²（公元前 4—公元 65）

“每天都做一件自己害怕的事情。”

埃莉诺·罗斯福³（1884—1962）

1 Lucilius，另译为卢基利乌斯，塞内卡的好友，时任罗马帝国西西里总督。

2 Sénèque，古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

3 Eleanor Roosevelt，美国第 32 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

致那些传说中的尤达大师。

前言

在读这些“现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一直惊讶于那些带有异域色彩的关键性的相遇：在印度或者中国西藏的山上遇到的那个年迈的智者、蒙古的萨满、印第安的巫师、来自西奈半岛或者土耳其的和尚，或是其他的一些类似的人。

由这些智慧的结晶，我联想到了那一粒粒的沙。一粒沙的威力是无穷的，它能让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机械停止运转，走向灭亡。磨砺成沙土要花上千万年的时间。一粒粒的沙向前翻滚，随风飘洒，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不论怎样，沙就是沙，不会因为风雨或是一路的漫长旅程中的任何经历而改变，不论时间、空间或者语言如何变化，它始终如一。奇怪的是，没有什么比

一粒沙更像一粒沙。我个人对此的理解是：智慧是万能的。一旦摒弃表象和假象，每一个研究它的人，都会找到相同的答案。不论是十分简单的问题，还是烦琐至极的问题，关键都在于找到这个答案。

也许这就是那些异国情调出现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我们既被自己的盲症所累，又被外物所蒙蔽。线索就在我眼前，我们却视而不见。当它们“坚持”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耸耸肩，继续视而不见。我们没时间考虑这些，因为身边的事情一件接一件，从不停歇。我们从来不会去关注脚下的小石子，哪怕它们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然后，也许是一次艰辛的远行，也许是一次偶然的相遇，也许是一段生命中非同寻常的小插曲，总之，借助于这些不一样的经历，我们终于摆脱了那片障目的叶子，泰山就在眼前。我们不会再对它们视而不见，因为我们在内心深处明白它们是我们找寻真我的关键。

这样非同寻常的插曲和相遇看似只是漫长生命中的

一个片段，然而它们却影响深远。

最牛、最能改变我们生活状态的征兆往往在这样一些人的身上出现：他们是远远超越我们的强者，他们会伸出坚实的手臂帮助我们进步，帮助我们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强者；他们会帮我们踏平歧路，平步青云。成年人会把蹒跚学步的稚儿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告诉他，想走路，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才行。我把这些强者称为“尤达大师”，这个名字来自我喜爱的电影——《星球大战》。

乔治·卢卡斯为身高只有六十多厘米的绝地大师起了“尤达”这个名字，因为乔治本人是一名忠实的梵语粉。梵语中的“尤达”（Yoddha）是战士的意思，在希伯来语中“尤达”（Yodea）则是智者的意思。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词理解为“睿智的战士”？

引言

我们所有人——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不管有什么文化背景或信念——都在恐惧。我们拒绝承认内心的恐惧，是因为一旦承认，就会觉得脸上无光。但是，如果我们不跟它打交道，恐惧就会杀死我们，一点一点地。它会令我们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过分举动，会让我们的智商归零，然后，我们更加感到脸上无光。我们生活中的失败和低谷，我们足以摧毁别人生活的行为和举动，归根结底，往往是内心的恐惧在作怪。

我知道“恐惧”这个词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拒绝听到这个词。承认自己内心的恐惧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被大家各种看不起，所以人们会试着找出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

受的同义词来代替恐惧。我们会说不舒服、紧张、焦虑、不安、担心他人的反应、危机、全球化，甚至“彗星来了”。简而言之，就是一些合理的、明确的事物，它们是由这些或者那些原因引起的，那些原因对我们来说是外物，无关我们自身。或者我们干脆保持沉默。我们反复思索，感到不舒服，觉得自己倒霉又失败，即使这样，我们也不愿意说出那个可怕的词——“恐惧”。

最初的努力，最开始的进程，因“恐惧”而中止！然而一旦承认了内心存在的恐惧，我们需要做的只剩下探寻治疗恐惧的良方。就像医生给佝偻病患者开治疗偏头疼的药一样，如果不能确定症结所在，我们是找不到对症的良方的。

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来源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大部分的“恐惧”来自教育。这里的“教育”含义十分广泛——我们身边所有的事物。

恐惧很难对付，它隐藏得太深，以至于人们经常会说：“呃，我不怕，真的。”实际上，他害怕。所有人都

会害怕，或者说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害怕。然而为了摆脱恐惧，我们必须直面恐惧。

我说的是那些我们不曾察觉，却会破坏我们生活的“假”恐惧。我们害怕自己不够成功、害怕失败、害怕没人爱、害怕把事情搞砸、害怕让别人失望、害怕成为他或她生命中的过客、害怕新的环境、害怕一个人、害怕改变、害怕一切。

为了对付这些“假”恐惧，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应用规模惊人”的“预防准则”，当然，我认为这显然不是对抗恐惧的良方，但我们却把这条准则拿来内外兼用。我们甚至会扪心自问，在已有的社会保障下，生活中真的还有那么多潜在的、持久的危险吗？这些危险都隐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制造危险论？这条被广泛应用的预防准则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使我们更加坚信在我们这样或那样的“恐惧”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的原因，然而，这种认知往往十分不靠谱。很多时候，为了远离一个并不存在的，或者说发生概率极

低的危险，一个轻而易举就能避开的危险，政客们折腾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来使我们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这种虚幻的恐惧来自我们的想象，也来自现实，尔后，我们更加坚信，持久、严峻的危险确实存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例子，然而这个例子傻到可笑，好吧，我们还是说说吧。最近，为猫和狗设计的防蚊虫项圈被禁止使用，原因是大概、可能、也许有一天某位小朋友会因为接触了这样的产品而造成轻度中毒。当然，从这些防蚊项圈面世至今，并没有这样的案例发生。预防准则来了——召回正在出售的防蚊虫项圈，所以现在市场上只有直接涂抹在宠物皮肤上的管装液体杀虫剂出售。让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液体杀虫剂在宠物的皮毛上能附着整整一天，在这一天中，和宠物接触、嬉戏的小朋友在理论上同样有中毒的危险。还有一个问题，管装液体杀虫剂要比防蚊虫项圈贵得多，所以很多宠物的主人也许无奈之下就会放弃给宠物除虫。于是，这些宠物身上就会有寄生虫，

然后，在某一天，跟这个宠物有过亲密接触的小朋友可能就会感染跳蚤。一旦感染跳蚤，这个小朋友就有可能患上一种极为严重的传染病——莱姆病^①。不好意思，举的例子有点儿长（一会儿你们就会知道我为什么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在我看来，这充分说明了这种“假”恐惧的严重危险性。我们用预防准则来把问题从眼前推开，而不是主动去思考、去分析，这才是真正危险的事情，而我们正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因为这些“恐怖”论、“危险”论越来越普及，所以，我们只能生活在一个充满焦虑、充斥着担心的环境里。而这种焦虑、这种担心往往是我们臆想出来的，属于完全没必要的。我们认为身边的一切都有潜在的威胁，所以，我们把一切都威胁化、危险化。我们和身边的人、身边的事都保持着所谓安全的距离，进而错过了生命中

^① 莱姆病是由伯氏疏螺旋体感染引起的一种自然疫源性急性传染病。

许多珍贵的片段，错过了许多美好惬意的时光。我曾经在公共场合被一位女士大声呵斥，原因是我将自己没吃完的三明治面包屑“贡献”给了一只鸽子。这位女士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因为鸽子身上可能携带着某种病菌，可能会传染给人类。而这只在她眼里恐怖无比的鸽子，距离我坐的长椅有4米远，距离这位女士更远。请问，这只鸽子能怎样将自己身上可能携带的病菌传染呢？好吧，我承认，有些地方的鸽子确实不是很干净。

我们和生活保持距离，和美好保持距离，和天才的创造性保持距离，和惊喜保持距离，和命中注定的悲剧保持距离……因为所有的一切在我们的眼里都是潜在的威胁。因为生活五味杂陈，“悲”和“苦”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两味。我曾经和一个老朋友闹过一次不愉快，因为他的生活十分自由而……放纵，鉴于他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经历，我认为他有必要去医院做一次艾滋病病毒的检验。但是，他不肯去。因为他害怕，他怕检验结果为阳性，怕自己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了自己的女伴们，怕

承担这一系列的责任和后果。他真的害怕极了，但这种恐惧带来的后果更可怕。他不去做检查，不确定自己是否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于是也就不能确保自己的女伴们不被自己传染上艾滋病。虽然现在借助药物，艾滋病的病情能够得到不错的控制，但不可否认，它仍然是当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无法被彻底治愈。当然，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并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是，因为内心的这种害怕，因为他不去做检查，导致他彻底失去了这百分之五十听到好消息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之后有没有去做这个检查，也不知道他此后的生活是不是会一直被感染艾滋病的恐惧和可能会传染给别人的内疚所困扰。但是，我知道恐惧会催生悲剧和痛苦。

事实上，恐惧确实会催生悲剧和痛苦：孤独源自恐惧，自省源自恐惧，苦恼源自恐惧，怯懦源自恐惧。恐惧极其隐秘地破坏着我们的生活，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当一个男人看到一个被虐待的孩子或者一位正在被殴打的妇女时，他对自己说：“这不关我的事”

或者“别人会管的”。后来，他得知那个孩子或是那位妇女死了。他的内心一定会被恐惧占据，这种恐惧会间接地毁了他，会让他此后的生活被自责和悔恨占据。然而，当时他只需要对施暴者说一句话就好，一句“住手，否则我就报警”就能解决问题。多么简单！

一位恋爱中的女士，整天害怕某一天自己的爱人不爱自己了，害怕爱人“劈腿”，害怕爱人离开自己，于是，她无法全心全意地去爱自己的爱人，还时不时地来个骚扰或纠缠。正是因为这位女士自己内心的恐惧，她的爱人“劈腿”了，离开了她。因为他厌倦了，他觉得自己整天被莫名其妙地怀疑，他受不了她爱他的这种方式。一位母亲，一边把自己的孩子从一条神色悠然的狗狗身边拉走，一边夸张地大叫着“别碰它，它会咬你的”，把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强加在孩子身上，同时，也强加在那条并不懂她在说什么的狗狗身上。也许，它真的会咬人，因为恐惧十分有感染性。请注意，判断形势、评估风险、确定步骤，都和非理性的恐惧无关。恐惧只是